

龍吟藝文小說
精采曝光

始終

是

你

蘇倚樓



龍吟藝文小說
119

始終是你

蘇倚樓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始終是你／蘇倚樓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龍吟文化出版：知道
總經銷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龍吟藝文小
說；119）
ISBN 957-689-222-8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2552

始終是你

作者：蘇倚樓
發行人：朱寶龍
責任編輯：唐宇珍
校對：徐雪英・唐宇珍・林吉莉
出版者：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總經理：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5450・9385215

排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電話／(02)5786242 傳真／(02)5795814

1995年2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、蕭雄淋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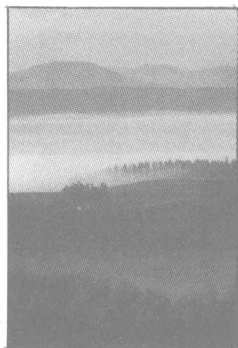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689-222-8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四季之歌

你的皎潔

汨汨在我胸口流動

在將醒未醒的夢境中

我看見你守候的容顏

光華未減……

原來世界還是很寬廣的

蘇倚樓

動——

偶爾的一個機會下，我翻開了高中時的日記；日記內的一句話，至今仍令我感動——
兩個人從一扇窗望出去，一個看到的是滿天燦爛的星斗，而另一個卻看到滿地泥濘！

一個生性樂觀的人，對於每件事情處理的態度，總是能從從容容、有條不紊；因為，在他的內心世界裏找不到「絕望」。這個方法不行，總有別的方法得以解決；這條路不通，難道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嗎？

其實，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是愜意快樂的，只看你自己如何去規畫一切了！遇

到事情時不妨往好處看，不要淨往壞處想。因為，把自己桎梏在絕望的死角非但於事無補，只是把自己硬往死角推罷了！

一個天性悲觀的人一旦將自己往死角推，那便是猶如身陷泥沼，是怎麼也翻不出來的了。

凡事看遠一點、看開一點……你將發現——原來世界還是很寬廣的！

楔子

春去秋來，歲月匆匆……

又是個秋風瑟瑟，落葉狂飛的秋日午后。落地窗外的蕭瑟景象直教人提不起一些兒歡愉的情緒。

黎敏嫻瞧著窗外因風襲捲而騰起的枯葉。

那枯葉呵，因風而落、因風而起，因風而聚、因風而散……它永遠沒有自己的方向，沒有自己的主張；一旦離了枝幹，一切就隨風所導，沒有選擇了。

女人何嘗不是如此？

一個女子，任她在家時是何等的嬌生慣養、頤指氣使，一旦嫁了人、從了夫，

生活空間就不再是自己的專利品，必須與一個人，甚至一個家庭分享。

有幸覓得好丈夫，他非但不會剝奪妻子的生活空間，更會替她打開更寬廣、無拘束的空間。夫妻倆的生活得以交融延展，就好像兩個相交的圓，它不但有重疊處，更有「通道」得以彼此分享更廣的空間；相反的，假使不幸嫁了個專制獨裁的守舊丈夫，那婚姻的確是座墳墓。

黎敏嫻對著被風揚起的落葉深嘆了口氣。自從嫁到張家後，她常沒來由的嘆氣，是抒解壓力，也是消極無奈的表現。

也許當初選擇了張世嵐，嫁入了張家根本就是個錯！只是，當初她若毅然決然的選擇了羅謙，難道就不是另一個錯嗎？不！那會錯得更厲害！

在婚姻的這場賭注中，她輸得好慘！

這「慘」字的定義不在她嫁給了張世嵐；至今，她還是不後悔選擇了他。而是張世嵐有個頑固迂腐、滿腦子迷信的媽！這才是她噩夢的根源！

第一章

打從黎影嫻答應張世嵐求婚的那一天起，李秀媛便千叮嚀萬吩咐的耳提面命著兒子，要他早早將未進門媳婦的生辰八字拿到，好讓那被她視同「救世主」的許大師，將他們夫妻倆的八字合一合、對一對。

老一輩的謹慎態度做晚輩的也只有唯唯稱是，只是黎影嫻那未來的婆婆也未免太過迂腐不明、食古不化！她當那許大師如同謫世仙人一般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，她都奉為金玉良言。

爲了這些「金玉良言」，原本選好的結婚日期得一延再延；延到最後，黎影嫻在美攻讀博士的哥哥，本為參加妹妹的婚禮專程回國，卻因無法續假只好遺憾的飛

回美國。非但如此，她還要將黎影嫻的「影」字改成「敏」，只爲了許大師的一句話——把「影」改成「敏」，擔保張家多子多孫多福氣。

當張世嵐把這「命令」告訴黎影嫻時，她簡直氣瘋了！

「張世嵐，你給我聽著！」她氣極敗壞的瞪著他，「假使你母親再聽信那個叫什麼大師胡說八道的話——」她深吸了口氣，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裏蹦了出來，「我不嫁了！」

張世嵐無奈的苦笑，「那是她老人家的用意，我們就順從些吧！她也是爲我們的將來好！更何況把『影』改成『敏』那也無傷大雅啊！別小孩子氣了，嗯？」他執起黎影嫻的手，「我是家中獨子，能多子多孫，這對她老人家而言，比什麼都要。」

張世嵐並不是個愚孝的兒子，相反的，他相當有自己的主見。對於母親的過度迷信他也曾多次發出抗議之聲，只是每每都在母親的淚彈攻勢及「我都是爲你們好！」這句話中臣服。

他在家已經和母親激烈的抗議過，也傳達過黎影嫻的意見，既然抗議無效，他就只能期望黎影嫻能和他達成共識。

「世嵐，我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啊！你怎麼也……」黎影嫻的語氣中有著強烈的失望。她對張母牢不可破的迷信觀念感到失望；更對張世嵐向他母親一面倒的態度感到失望！

一個思想怪異的婆婆已經教人吃不消了，萬一再加上個唯母命是從的丈夫……天啊！那她選擇了張世嵐豈不是自掘墳墓？

張世嵐伸手撫平她緊蹙的秀眉，那雙眉是兩道形狀討好的柳眉，模樣頗討人憐惜。

「影嫻，也許妳嫌我母親太迷信、太嘮叨，可是，妳可曾想過，她心中也有不為人知的壓力？」他認真的神情令她有些慚愧。「我張家自福建移民台灣至今已第七代，代代單傳；假使我們又只生一個孩子，那就是第八代了。張家男丁單薄至此，也難怪媽媽一聽說將妳的『影』改成『敏』能多子多孫，就忙不迭的要我勸妳改個字。」

「可是……我是黎家『影』字輩的孩子，更何況改名字的手續很煩雜，不是說改就能改！」

「把事情交給我，改個字又不是改姓，不會太難的。」張世嵐看她有些心動

了，忙把事情接了過來，不容許她再反悔，「就這麼說定了！」

黎影嫻嘆了口氣。除了嘆氣，她能說什麼？

終於，她還是嫁入了張家；自此，她就叫做黎敏嫻了。

在步入禮堂的那一刻，黎敏嫻竟有股想逃離的衝動！

她錯了！一開始就錯了！

她根本不愛張世嵐，怎麼能和他步入禮堂？

原來她還愛著羅謙！更貼切的說，自始至終她心中都只有個羅謙！

她抬起頭看著張世嵐器宇軒昂的得意新郎模樣，她的心如同被挖空了般，從那一刻起，她的精神變得恍恍惚惚、神志無法集中；站在一旁的張世嵐立刻看出她的不對勁。

「嫻，妳怎麼全身抖得這麼厲害？不舒服嗎？」

「不……我……我太緊張了！」她撒謊的說，企盼張世嵐別看出什麼才好。只是精明如張世嵐，又怎會看不出妻子有如槁木死灰般的含淚雙眼？

當結婚進行曲的音樂響起，這對新人隨著音樂節拍緩步至證婚人面前。

主婚人問張世嵐：「張世嵐先生，你願意娶黎敏嫻小姐為妻，並生生世世愛她

嗎？」

「我願意！」他深情的看了一眼黎敏嫻，回答得乾脆又直接，語氣斬釘截鐵。而後，黎敏嫻也被問了同樣一句話，只見她全身微顫、神情像受了驚嚇的小孩。好一會兒她才開口說話：「我……願意。」

在場的眾人無不替她捏了把冷汗。

儀式結束後，在張家露天花園所舉行的茶會便接著開始。張家是大戶人家，女主人李秀媛又好面子，茶會中的一碗一筷都是經過再三挑選、萬中選一的！其他的一些佈置及擺設就更不必說了。光是佈置會場用的玫瑰花就不下萬朵之多！

此刻的她正愉快的周旋於衣香鬢影的賓客中，笑容可掬的招呼著客人。

「妳那媳婦好漂亮！活到這麼大年紀，看過無數對新人，就屬妳張家這對最漂亮！簡直像金童玉女一般！」一位穿金帶銀的六十餘歲老婦說。

李秀媛笑得閤不攏嘴。她這一生最得意的，便是生了張世嵐這個出色的兒子。打從他出生至今，她便不斷的聽到「這小娃多可愛啊！」、「這小帥哥笑起來迷死人了！」、「妳兒子好漂亮」……等等的話；此刻又聽到一向愛挑剔別人的劉太太如此誇讚，她自是樂不可支。

「哪兒的話，是劉夫人您不嫌棄！」

「我一向說真不說假！哎，說到這兒，那兩個年輕的小娃兒呢？哪有儀式一結束，小倆口就躲去親熱的？」

「小倆口上樓換禮服去了！待會兒叫他們倆到這裏給您瞧個夠，免得您說咱們家世風不懂得禮數！」



「現在說清楚吧！」張世嵐將臥室門鎖上，背倚著房門，銳利的雙眼死盯著黎敏嫻。

「說什麼？」她作賊心虛的垂著頭，暗怪自己的不小心，把方才宣誓時後悔的神情表露得太明顯。

但現在後悔已經太遲，想個「合理」的理由把方才那一幕解釋清楚才是要事。可是，要找個「合理」的理由且讓精明的張世嵐接受，又豈是易事？通常，她認為「合情合理」、天衣無縫的說詞對張世嵐而言都是破綻百出、荒謬絕倫的。

張世嵐瞧她凝神思索的表情，真不知道這次她又要編什麼「荒謬可笑」的理由

騙他了？

「我知道方才在結婚儀式中妳不是真緊張。結婚是喜事，就算緊張也不該是妳那副欲哭無淚的表情！告訴我，妳對這個婚姻的真心有多少？我已說過，我要的是妳全部的愛，我不要與別人分享一份殘缺不全的愛！那對我而言是種侮辱，更是莫大的傷害。」他毫不隱藏自己內心的想法及期待，眼中燃著如同烈火般的深情。

「你想到哪兒去了？」她試著對他微笑，一步步走向他，雙手勾住他的脖子。「在我答應你的求婚前，你曾說過，在我未忘記羅謙前千萬不可允諾，否則我將自行負責一切後果；現在我既與你步上紅毯，過去的那段往事自然是早已隨風而逝。」

張世嵐依舊懷疑的看著她，但是，他眼神已不像方才那麼「冷」。黎敏嫻知道她有些釋疑了，在他那該死的冷靜頭腦恢復之前，她得讓他完全釋疑。

她踮起腳尖送上香吻，張世嵐配合的微傾著身。否則以他一八五的身高，嬌小如黎敏嫻縱使踮起腳尖也難送香吻。

黎敏嫻的吻起初是溫柔含蓄的，在張世嵐的引領下逐漸轉為激烈……良久、良久……

彷彿吻了一世紀般張世嵐才離開她，一把將她抱了起來走向床。黎敏嫻明白他的用意後緊張得六神無主，現在要抽身也無退路了！

「世嵐……」她開口說話，意圖拖延時間。

「噓……現在什麼都別說。」他垂頭吻她，傾身向她……

忽然門外傳來扣門聲，「少爺，老夫人問說你們更衣好了沒？怎麼還不下樓？」

張世嵐原本欲沉於雲雨之歡中，聽到傭人這麼一說，才憶起他這份新郎倌的差事還未結束呢！

他苦笑的坐了起來，撥了撥額前的頭髮，「妳慢慢換衣服，我先下樓平息『眾怒』。」

黎敏嫻尚未從驚訝中恢復，茫然的目送他的離去。

天啊！這是怎麼回事？她走到鏡前審視著自己——凌亂的頭髮、微腫的雙唇……以及發亮的眸子！

方才的一切張世嵐並沒有逼她；甚至以他高傲的個性，她只要說出個「不」字，他會依著她、尊重她！